

會社裕富

譯楣新湯・著特拉布爾葛

THE AFFLUENT SOCIETY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緒

言

我自從一九五五年初夏去瑞士開始寫這本書以來，已積壓下繁重的國際性義務，其後承蒙古根漢基金會慨予研究獎學金，使我和內子凱瑟琳得以安心工作。用打字機打出全稿，查參考書，校對都是內子的功勞。我發現問題的本領，大過解決問題的能力，碰到這種地方她還替我做了必要的補救。我感謝國際宮及哈佛圖書館兩位館長的幫助，我也感謝日內瓦的大學同學們，因為我會先把書內種種意見的要點講解給他們聽。有許多意見也是一九五七年一月我由海恩斯基金會贊助之下，在加州理工學院作一系列演講時發表過的。謹此誌謝海恩斯基金會、加州理工學院及多年老友艾倫·施威濟主成演講的事，並准我將意見寫成本書出版。書內關於貧窮問題的一章極得力於卡尼基金會所資助進行的研究。編排成書的贅冗工作全由我的好朋友兼助手露絲·M·帕克斯女士担任，這也是我極為感謝的。

據說出版人也是具有血肉之軀的凡人，可是我永遠不明白他們對作者何以不會厭倦。也許他們確曾厭倦，不過和我那麼愉快交往的那幾位，用極高明和和善手法把這

一點隱藏起來了。

小阿瑟·M·史立辛格及卡爾·凱森兩位同事會看過本書初稿和排版校樣，他們的高見差不多全都接受了。另有許多人的建議與勸告，使我注意到前所未見的問題與解決辦法，這也是我所感激的。譬如說我的同事，那位最用功、最能學以致用的經濟學者西摩·E·海瑞斯，在幾年前便開始懷疑在公共財政上目前流行的陳腔爛調。要不是他，自由主義者便不會見到把營業稅推廣使用的建議。說得更遠一點，是路易斯·門紐思——馬林州長首先勸我懷疑目前力求以提高消費品生產為目的是否明智。其餘大大小小各點也都是同事、朋友和同學們提出來的。寫書實在是一種離奇的自我陶醉，因此實在應該自省究竟有多少是歸功於他人的。

J·K·葛爾布拉特

一九五八年三月書於麻省劍橋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富裕社會 一

第二章

傳統的智慧 六

第三章

經濟學與自暴自棄的傳統 六

第四章

不可靠的保證 二九

第五章

美國經濟思想 四〇

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的大破大立 四四

第七章

貧富懸殊 六六

第八章

經濟安全 八三

第九章

生產至上 一〇一

第十章

消費需求的強制作用 一二六

第十一章

依賴作用 一三六

第十二章	國家安全的錯覺	二三四
第十三章	產量方面的既得利益	二四九
第十四章	收賬員來臨	二六一
第十五章	通貨膨脹	二七二
第十六章	貨幣的錯覺	二八五
第十七章	生產與價格穩定的關係	二九五
第十八章	社會平衡說	二〇五
第十九章	投資平衡	二二〇
第二十章	過渡時期	二三九
第二十一章	生產脫離安全	二五九
第二十二章	挽救平衡	二五三
第二十三章	貧窮的新地位	二六四
第二十四章	勞動、悠閒及新階級	二七四
第二十五章	安全與生存	二八六

第一章

富裕社會

財富並不是沒有它的好處；雖然常常有人力陳其反，不過始終沒有很多人相信。但是財富毫無疑問是諒解的死敵，窮人對問題所在和補救辦法一直看得非常明白：他的錢不夠，他需要更多錢。富人可以假裝或幻想各式各樣更多的病患，而對解救辦法則相應地更不肯定。還有一點就是在他沒有學會做潤人之前，很容易有將錢用錯地方或是做出優事的傾向。

人既如此，國家亦然。一般國家的幸福經驗至短。從古到今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都很窮。唯一例外發生在近代世界上相當小的一角，那裏居住着歐洲人，而這種例外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在這種地方，尤其是美國，產生了空前的昌盛的繁榮。

這塊得天獨厚地方的人民用以解釋他們的生活，並且為一部份行動指針的思想，却不是在富庶世界裡形成的。產生這種思想的世界之一般人的生活都是很窮的。其他情況多多少少也是不堪設想的。這種貧窮並不是由於覬覦他人財富而產生的精神折磨。它是飢饉、疾病和凍餒所加在肉體上的痛苦。暫時可能不受這種威脅的人，沒有辦法知道何時再身受其襲，因為飢饉之苦僅次於窮困。所

有歷史記載差不多都集中在極少數十分殷富的人之動態，這種事實便令人難以置信地把大多數人的貧困粉飾得較能忍受。

解釋這個具有冷酷貧困情況的世界理論，可以同樣適用於今日美國，此事無人樂於置辯。貧窮是遍及全球的事實。然而顯然不是我們的事實。沒有人會想到一個貧困世界的急務，會跟另外一個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相當享受（甚至一百年前富人也沒有的）的世界有什麼關係。變化那麼大，有許多慾念連一個人自己也認不清。這些慾望祇是用廣告術和推銷術把它們綜合、加工和培養起來之後才變成如此的，而廣告和推銷也從而成為我們極重要且人材濟濟的行業。在十九世紀初，沒有什麼人必得廣告商來告訴他們需要什麼。

如果說一度用來解釋群衆貧窮的世界之經濟思想，沒有相應修正便用來解釋富裕世界，那就錯了。的確已經有許多修正，其中有些人們迄未辨識，或是了解得不清楚。但是也曾有過很顯著的抗拒。我們從未正視基本情況的完全改變。結果我們部份地接受適合另一個世界的思想之引導，從而作了許多多餘的事，有些失之愚昧，有的甚而離譜。實際上我們提高了不景氣的危機，使我們的富裕生活受到威脅。

二

以上說明本書的宗旨。我們要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看清楚我們對於經濟的看法是怎樣植根於過去的貧窮、貧富不均和經濟危機。然後來檢討對富裕生活的不完整且不顯著之適應。第二項工作就是討論我們在重要事項上曾設用以和人人皆窮的世界保持聯繫的那些方法和議論。因為人人切莫以為承認自己富裕會有什麼方便和好處，恰恰相反，正因為富裕，許多重要人物的聲望和地位反而受到威脅，更可怕的是它使我們許多人受到新思想的衝擊，我們在這方面遭遇的是力量最為強大的既得權益，思想上的既得權益。

最後，我們擺脫開與自認貧窮有關的過時的和臆造出來的想法之後，我們便可以看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和新機會。這並不像聽起來那樣使人放心。避免必要的、乃至於迫切的工作的上策之一，就是佯作忙於其實已經做好了的事情。

這就是本書的宗旨：但是還應該先做些準備工作，關於我們的社會，我們固守一些既過時又不着實際的假想，並不完全由於遲鈍與愚昧。這些力量儘管強大，可沒有強大到那個地步。恰恰相反，在討論社會問題時，有一些積極而普及的力量使我們難以擺脫過去的羈絆，有時甚至使我們試着去挽救奄奄一息的舊制度，如果我們要擺脫這些力量，首先我們應該注意這些力量對我們的束縛，這就是下一章的任務。

三

沒有人會認為這是本盛氣凌人的書，有人也許會認為它缺乏如今評論社會問題時甚為流行的那種謙虛的口吻。讀者不久就會發現我對經濟學的某些中心學說是嗤之以鼻的，但是對首倡這些學說的人，都甚為尊敬。經濟學的缺點並不是因為它一開始就犯了錯誤，而是因為對於過了時的東西未加改正，其所以過時，是因為凡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東西，日子久了，就變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什麼人胆敢抨擊這些學說不是過於自信，就是胆大妄為。不過我也相信人們不致輕率地下這種斷語。一個人背靠着門，那扇門突然破裂，因此而進入房間的人，會很冤枉地得到性情暴躁的惡名，其實那扇門不結實也應該有點關係。

別出心裁本來是好的，可是很容易過甚其辭，作家們賞玩自己的著作的時候尤其如此，在這本發凡性質的書裡，（至少我認為它是一本草創性質的書），其中見解很少是其他經濟學者所沒有想到的。一般人的反應應該是歡迎別人能夠把這些意見，詳細加以說明；然而有時候連一個薄置微詞的人所發表的論調和一般論調比起來，也好像獅子吼似的。那就是信奉各種社會學說與政治信仰的人都謀求聽起來舒服，人人能接受的理論，而一個獨持異議的人則被視為搗亂分子，與眾不同被視為不穩定的標誌，或是把聖經上的寓言略為改一改，成為上下互相因循的時代。凡是認為這世界了不起的人，就會不喜歡這本書，他們也許連看也不看便把它放到書架上去，因為它裏面有消極思想，在這注重積極思想的世界看來，當然也是有點不識相的。

四

如今沒有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感覺到他所研究的社會多麼危如壘卵。西方人已經暫時擺脫了窮困，寥寥幾枚核子爆炸所發出的魔光就會使他重返原始生活，如果他僥倖未死的話，我不揣冒昧，認為此書所提供的意見對我們逃避那種命運的可能性是有關係的，錯覺是一種很普遍的疾病，富人自己欺騙自己使自己表現得像個求乞的托鉢僧，他這麼做可能保住他的財產，但是他不會很快。一個富裕的國家遵循另一個比較窮困的時代的規則行事，這也等於放棄機會，因為他沒有自知之明，在發生困難的時候，總是替自己開錯了藥方，因此讀者心裏會十分不安地發現這正是我們目前的趨向。

但是過份杞憂將是一個錯誤。一個富裕的國家不明瞭自己的問題可能是嚴重的，甚且可能毫無必要地威脅到富裕本身，但是這些問題不會像對一個貧窮世界的問題那麼嚴重；在那世界裏，因為貧窮的關係，生活十分艱苦，不可能有機會讓你去發生誤會，然而可憐得很，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

第二章

傳統的智慧

了解當代經濟及社會生活的第一個必備條件，就是對事態與解釋這些事態的概念之間的關係應有清晰的看法，因為每一事態與概念都有它本身的壽命，雖然聽起來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它們都能在很長久的一段時期以內單獨發展。

其中理由不難了解。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一樣，並不按照一個簡單明瞭的形勢發展；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混沌的，百思而不得一解的。但是我們對經濟行為必須有個解釋，人的好奇心及天生的自尊心都不讓他對他的生活關係如此密切的任何事情若無其事地茫然若失。

由於經濟和社會現象如此令人望之生畏，或者至少看來如此，同時因為沒有多少具體標準，証明什麼存在，什麼不存在，我們能夠在經濟社會領域得到在物質現象方面所享受不到的思想自由。我們在一個非常廣闊的範圍以內，可以愛相信什麼就相信什麼，我們也可以對這個世界保持我們認為最合適或是合乎我們心意的意見。

因之，在所有社會生活的解釋裡，在深得要領與僅可接受之間，存在著一種無止無休的競爭。

在這個競爭中，一切實際存在的，在戰略上佔有有利地位，一切可以接受的，在戰術上佔有有利地位，聽衆最喜歡聽的，最爲聽衆所讚賞。在社會批評中，影響最大的不是真理的有無，而是聽衆的好惡，公開聲明要說出駭人聽聞的冷酷事實的演說家或作家，結果所說的經常是聽衆或讀者所最喜歡聽的東西。

正如真理最後必將爲所有的人所接受，投合時好的話，一時之間也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觀念的產生是因爲它能夠投合整個社會的人或是某一部份的人的心意。就和一個實驗室工作者致力於發現科學上的真實一樣。捉刀人和公共關係人員致力以求的是怎樣投合人心。假如他們的主顧能夠博得采聲，他們就能夠勝任愉快，如果他們的主顧得不到采聲，他們就失敗了。但是今天可以採用預先測驗觀衆的反應或者預先發表測驗的演說與文章和其他傳播方法，把失敗的危險減低到最低限度。

意見是否動聽、是否易於被人接受其中有許多因素。當然我們在一個很大的範圍以內常把真理與方便混爲一談。這裏的所謂方便，就是說它最符合本身的利益和個人的幸福，再不然就是最能避免麻煩或生活脫節。同時我們發現：凡是最能增加自尊心的最容易爲人接受，你在美國商會演說，你不好詆譭美國商人說他們不是一種經濟力量；你對美國勞工聯盟組織大會講話，你大概會說社會進步是壯大的工會運動發展的結果。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人們最容易贊同他們最了解的事物。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經濟及社會行爲是複雜的，很容易讓人感到厭煩，所以我們常把我們所能瞭解的那些思想當作浮筏似的緊緊抓住，這就是既得利益的一種主要顯示，因爲人們對他們在瞭

解方面的既得利益衛護得比對其他任何寶藏更加嚴密。人們往往以類似宗教熱忱的態度去衛護他們辛辛苦苦得到的學識，正是這個原故。在人類行為的某些地方也許的確是熟了就容易受人輕視，但是在社會思想方面都是熟悉的東西最容易讓人接受。

熟悉既是接受的一個重要考驗，因此能被接受的觀念，最有穩定性，它們也十分容易猜測，爲了行文方便起見，我們應該給無論什麼時候都易於接受並受人重視的思想起個名字，而且這個名字應該強調易於推測這一點，我給這些觀念起的名字是傳統的智慧。此後我就使用這個名詞。

二

傳統的智慧並不是任何政治團體的私有物，我們以後在書裏會看到在現代許多社會問題方面，意見一致的範圍非常廣泛，一般通稱的自由分子與保守分子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分歧，對他們而言，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標準也大致相同。不過在有些問題方面，思想必須跟着某一批聽衆的政治愛憎走。這種有意或無心地改變論調的傾向，在各政治團體之間，也沒有很大的差別。保守分子因爲秉性的關係，加上切身的金錢利益，對於他們所熟悉的和行之已久的東西，總是堅守不渝。這兩點就是他考驗和接受事物的標準。而自由主義者對於他們所最熟悉的東西，寄以無限熱情，甚至還貫注着一種大義凜然的精神。他所珍視的思想雖然與保守分子所信奉的思想不

同，但是他們也認為凡係熟悉的就是好的。他們詆毀標奇立異，說它違背宗旨，罵它乖離正道，一個「好」的自由主義者，一個「出自名門」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言行容易預測的人。這就是說他絕不會千方百計去立異標新，晚近在英美兩國，自由分子和左派分子都已公開宣佈要尋求新的思想，可是從一定的尺度來說，他們祇是公開說明有尋求新思想的必要便算了事。

是以我們有必要談到保守分子或自由分子的傳統的智慧。

傳統的智慧也清清楚楚地表現於各種文化水平。第一流的社會科學學者並不抗拒在鋪陳理論發表議論方法有所創新，相反的，他們常常採用以新形式說明舊道理的辦法，而且也喜歡在不重要的地方立些異端邪說。在不重要的地方進行激烈辯論，可以保護整個學說體系，使其不受正面攻擊，而且還可以認為這些攻擊，無關宏旨，應予排除，同時也可以免除不科學或是思想狹隘的指責。況且日子久了，經過辯論之後，一般所接受的思想便益繁複，討論這些思想的書籍汗牛充棟，甚至還可以給它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衛道者因此能夠理直氣壯地說懷疑傳統智慧的人連這些思想的精妙之處都沒有掌握到。這些思想祇能由一個穩定、正統，而且有信心的人，簡單的說，就是一個酷似具有傳統智慧的人，去賞識。人們既然已經把傳統智慧和博學多能拼為一談，傳統智慧的地位更加堅不可拔，懷疑者因為具有棄舊從新的鹵莽傾向，所以沒有置辯餘地，如果他是個穩健學者，他一定會擁護傳統智慧的。

同時在水平較高的傳統智慧裡，觀念上的標新立異仍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傳統智慧常常祇是積極鼓吹標新立異便算了，而並不是真去標新立異。

三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傳統智慧的標誌，是看它是否爲人所接受，發揮傳統智慧時對方會表示贊許，人們爲什麼喜歡聽人把他們所贊許的說出來，其中原因很多。它使人自負，一個人知道別人尤其是出名人物與他的看法相同之後，當然覺得高興。一個人聽見他所信仰的從別人嘴裡講出來，也會覺得心安理得，他知道還有別人和他的思想相同，他並不孤獨落伍；況且聽見別人說出他所贊許的，能滿足一個人的傳道天性，那就是說其他的人也在靜聽，因此也就是正在被說服之中。

從某種尺度來說，闡述傳統智慧是一種宗教儀式，和朗誦聖經或是到教堂去做禮拜並沒有什麼兩樣，一位經理級的實業界人物，在午餐會上聽人討論自由企業的好處和華盛頓方面種種壞處，心裡早已具有同感，同席的人也是如此，彼此早已有了堅定的信念。他雖然要作出聽得出神的樣子，其實，他也許覺得沒有傾聽的必要，可是他不能犯冒瀆神靈的罪名，結果他還是參與儀式。他參加了而且聽了演說，鼓了掌之後，離開會場的時候心裏覺得經濟體系比較穩固了些。學者共聚一堂舉行學術會議，聽取辭令典雅而且都是大家都已聽過的東西，但是休得小看這個儀式，因爲它的目的不是在於灌輸學識，而是在宣揚學識和學者。

需求既如此之廣，我們的社會批評當然便有極大部份——而且凡是受人重視的差不多全部包括在內——都是隨時用來說明傳統智慧的。這種工作已經職業化到某種程度，有些人，最顯著的就是那些偉大的電視和廣播評論員，已把如何用娓娓動聽的詞句說出聽衆們最容易接受的話，發展成一

種事業。不過一般而論，闡明傳統智慧是學術界、担任公職的或商界人士所有的特權，是以任何人一旦當選大學校長便有權闡傳傳統智慧，祇要他高興。這是對於學術界權威的一種獎勵，雖然他所以能夠在學術界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也是因為他能夠在高的文化水平上闡述因襲智慧的緣故。

人們都期望政府高級官員會闡述傳統智慧，而且在一定範圍內他也必須這麼做，他的情形在許多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出任高職以前一向很少受人注意，一旦就任以後，人們便立刻認為他眼光如炬。除了在極難得的情況下，平常他很少寫演說詞或是文章；他的演說詞或文章事前都是經過精心策劃和草擬，再細加推敲以確保人們易於接受之後才發表的。假如把它寫成一篇有關政治經濟實況言簡意賅的文件，那反而會被人認為是一件十分古怪的事情。

最後，闡述傳統智慧也是商業界成功人物的特權，差不多每家大公司，譬如說美國鋼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無線電公司等的首腦，都有權這麼做，他不但在商務政策和經濟方面有發言特權，而且關於政府對社會的任務，外交政策的基礎和自由教育的性質等問題也都有權發言。近年來已有人促呼闡述傳統智慧不但是生意人的特權，也是生意人的義務，「我深信生意人不但要說而且要寫，以便我們能把關於我們對自由企業生活方式信念的那種令人興奮，充滿信心的話告訴給各地人民……要是美國工商界突然發出一道既明智又高瞻遠矚的思想洪流，這場爭取思想的鬥爭將要有多大的變化。」（註）

（註）藍度爾（Clarence B. Randall）所著「自由業的信條」（一九五二年版）第三至五頁。

四

傳統智慧的敵人不是思想，而是世事的演變，就像我已經說過的，傳統智慧所適應的並不是它所要解釋的世界，而是聽家對於世界的看法，因為聽家對世界的看法始終是令人覺得舒服的、熟悉的，而世界則不斷在演進，因此傳統智慧恆有過時的危險。然而這還不是直接的致命打擊。真正的打擊是陳舊的思想，因為過時了，完全無效，解決不了那些猝然產生的問題。凡是與世界失了關聯的思想，遲早都逃不了這種命運。在這個階段往往有人出來用戲劇化的方法指出過時的思想與時代脫節的地方。人們會把推翻傳統智慧，代之以新思想的行動完全歸功於他，其實他祇不過是用明確的語言把已經明顯的事實說個清楚罷了，雖然這個作用並不算小。另一方面，傳統智慧就像老頑固似的寧死也不投降。社會是殘酷的、不低頭的，它會把它的代表性人物從英明睿智而貶之為老胡塗，乃至於神氣十足的小人。

要說明這種情形，過去和現在的例子俯拾即是。在一七七六年以前的幾十年裏，人們便已經在憧憬一個自由邦。英、荷、比及美洲殖民地的大小商販都已經發覺政府對他們的限制越少越好，委實與當時傳統智慧所主張的政府應該盡量指導，保護商賈那一套相反。後來情況很明顯，國力的現代化來源在於自由貿易與通商，而不是像傳統智慧所主張的累積金銀。胆敢標新立異的人說對了，伏爾泰曾經指出「倫敦之所以能比巴黎地廣人多，英國之所以能派出兩百艘戰艦縱橫海上，並且津貼它的盟國，完全是英國人變成大小商賈的結果」。這些意見最後由亞當斯密在美國獨立戰爭爆發